

四部叢刊

續修四庫全書(一)

283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敬業堂集

卷一至卷十九

上海涵芬樓景印
原刊本原書板匡
高營造尺五寸五
分寬四寸一分

原序



老友海昌陸先生辛齋嘗攜其愛壻查夏重詞一卷見示且曰此子名譽未成與先生少假借之弁以數語其時余官曹署冗俗碌碌未及爲也及余轉官司成則夏重與其弟德尹後先入成均余乃得以一日之長臨之德尹旋與友人入粵而夏重肄業橋門離經鼓篋魚魚雅雅弱不勝衣近是黃叔度一流乃其詩若文則又洵葩莠兀奔發卓犖蛟龍翔而虎鳳躍今之詩人或未之能先也然且深情獨寫孤韻一往令人諷咏徘徊乍不能已蓋夏重旣辛齋玉潤且爲吾友勉齋黃門猶子仍世通顯胚胎濡染昔人有云半千孫固應爾姚江黃晦

木先生常題目其詩比之劍南余謂以近體論劍南奇
創之才夏重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劍南亦未之過
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劍南不甚留意而
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墜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風後
山凌厲峭直力追絕險遺山矜麗頓挫雅極波瀾吾未
敢謂夏重所詣便駕前賢然使起放翁後山遺山諸公
於今日夏重操螯弧以陪敦槃亦未宜自安魯鄭之賦
也且夏重學有本根斷斷自愛子瞻曰一時文人如魯
直補之無已文潛少游吾未嘗以師資自處皆以朋友
待之而吾乃以一日之長臨夏重乎顧屈指同學其才
可到昔賢者正復無幾蘇門諸君子與放翁後山遺山

皆名節自持凜凜有國士風蓋有重於詩文者而詩文益重吾方處夏重重於諸公之間正以其詩而又不取限之於詩也去冬余奉使南海夏重操長歌送行且以詩集序見屬歸而夏重慎旃二集已哀然成卷帙矣余旣已諾昨者之請重憶辛齋疇昔之言時已臥病請假匆匆戒道庭驢在側僕夫俶裝援筆以完宿約蓋於夏重與夏重之詩皆有不能自已於言者夏重其益勉之異日相見其必有更進乎此者矣濟南王士禎序已未春余奉命撫黔陽而同邑查子夏重短衣挾策自吳涉楚追及之於荆江夢渚之間其時疆場未啓豺虎塞塗余提戈束馬自銅仁間道崎嶇谿谷崖箐孤軍

轉戰一旅深入帳下健兒能從者不過數十人而夏重
獨忼慨與俱經年而後抵貴治相與仰視飛鳶俛蹈荆
棘烽火晝紅簫笳夜咽未嘗一日不同之也軍府初開
書檄旁午調遣徵發將伯助余倉卒肆應又兩年始定
夏重則去余歸里往謁其觀察世父於鄱江焉夫以白
面書生年未及壯弱不勝衣骨稜稜出衣表乃能骭體
自喜如此則已齷齪監儒異矣顧復戎旅之頃不廢吟
嘯握槊賦詩磨盾草檄軍中有傳修期旣隱若敵國兼
得陶寫歲月瘴雲如墨毒草搖風以賦咏當悲歌浣花
工部不履行間淮蔡軍諮羗無篇什庶几小益之戎裘
競傳劔南之詩句藻采橫飛綺思艷發抑又多焉何其

壯也今年夏重入游太學而余適膺 召命歸佐夏官
因復留之邛舍夏重乃哀其行旅之詩梓之問世其豫
章之吟別爲一集題曰慎旃蓋取詩人行役之義且屬
余爲弁語夫詩人有言維予與汝往者貴竹之日余與
夏重真同蛩駘回首蠻烟驚心駭魄歷歷如在目睫序
夏重之詩非余又誰屬也因爲纂述舊遊書之卷首若
夫齊紈未貴菱歌萬金夏重業已狎主齊盟又無俟余
稱說矣同里楊雍建序

余賣藥海昌查子夏重屢有詩疇和尋其佳處真有步
武分司追蹤劍南之堂奧者夫今人卒業兔園孰不以
風流自命左挾右摘東綆西繙都欲駁正李杜之瑕璺

元白之卑弱爲漢爲魏爲陶爲謝目空千古苟從旁細
覈正如揚灰萬斛求半銖銅鐵且不可得況於金乎此
所以深歎於才難也夏重視彼猶孤鳳獨鶴翱翔於百
鳥雞羣中可謂橫絕一時者矣復能謙退以好善微特
不敢輕議古人抑有味乎水樂樵歌俱將引爲筆墨之
助此非取法淺陋也惟其知作者苦心一字一句莫不
有深意於其間若屬目麤浮矢口妄論真耳食吠聲徒
作撼樹蚍蜉爾夏重是編自己未至壬戌四年間水陸
萬里往來楚黔之什山川詭變與江浙殊絕苗蠻風俗
與鄉土迥判加以亂離兵革之慘饑荒焚掠之餘天寶
詩人所不及覩投荒遷客所未曾歷者聚歛筆端供其

驅使寧樊離鷄雀可望其項背哉吾因是而更有慨焉
使夏重據龍山之田數頃桑柘茂密池有魚園有果牛
宮豕柵靜謐於先人之舊廬兄弟相爲師友必沈酣經
史守先以傳後無疑也乃歷鹿舟車蹭蹬亭臯即耳目
之聰明足發其誕幻然於青燈四庫不能無夢寐焉雖
然麻姑年少將見蓬萊揚塵不難返海外之逸書使歸
學宮按龍宮之秘圖傳諸人間斯蠹粉陳言又奚足云
剡中老友黃宗炎纂

夏重自黔歸哀其三年往反道路之詩自題曰慎旃集
吾友黃晦木先生喜而序之爲獎許其所已至而勉惜
其所未至晦木夏重尊人逸遠畏友憫然以古道自處

夏重旣拜而登之集矣今年余偶來燕臺夏重方客燕未返其同學友人欲梓其集燕中乃過余而請曰小子不幸早失怙恃舍其先人之廬奔走四方冀以續食晦木先生所云青燈四庫杳然夢寐斯集所留與嶺猿瘴鳥相爲和荅勞者易歌不自知其言之長也然而山川登涉動魄驚心追思昨夢讀之而怦怦心悸不欲便付摧燒姑應友人之請丈人亦有以終進之乎余應之曰子之詩自附於陟岵詩人之義夫亦知詩人之根抵乎夫陟岵之詩人疲勞困頓晨夕不遑而於父母兄弟三致思焉忠孝悱惻之懷咏歎淫佚而不能自己此固風雅之本原而非流俗之咏唱也今之稱詩者挾持唐宋

頌酒爭長各爲門戶余竊以爲皆非也夫詩何分唐宋亦別其雅俗而已古之詩人其志潔其行芳自託於芝蘭芳草而絕遠蕭艾故雖至坎壈失職卻曲於傾軋駭駟之途而耿介特立終不移於頽俗以此求之陶彭澤杜浣花之流操持卓犖磊砢傲兀凜凜皆有國士風故其爲詩迥然自遠於俗即白分司諷諭閒適諸篇言近指遠一唱三嘆真得風人之遺與元亮子美同其根抵而不知者妄謂之俗嗚呼耳食拘墟之徒又豈足與論六義之旨趣乎夏重稟承庭訓濡染家學反覆四始之際旣已有年一旦遠涉江湖崎嶇貴竹發而爲詩依然陟岵之思晦木老友以爲上武分司而下追射的一言

爲智知其不輕借游揚也且晦木以父執登堂門庭無
恙牛宮豕柵橘圃魚陂俛仰流連乃更以青燈四庫欲
廣夏重之意夫亦以先人手澤存於縹緗卷帙間冀使
無忘其根抵爾夏重勉之歲月易遷盛年不再計夏重
挾策遠遊之年正與余抱痾焚研之歲等雙丸轉轂余
已素髮被領老大空悲了無可紀夏重詩已見許前輩
春華之藻恃本根之不拔耳根之盛者其枝幹日益繁
慎旃之詩夏重之本末存焉無俟訪逸冊而搜秘圖益
保其陟岵之思而已輒以此勉夏重且請更質諸晦木
冰叟陸嘉淑序

慎旃二集者吾友查子夏重遊豫章之詩也初查子自

已未遊黔至壬戌而歸名其詩曰慎旃集今自癸亥遊豫章至甲子而歸復名其詩曰慎旃二集蓋皆取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之義也嗟乎查子乎遊乎而欲慎旃乎古昔盛時民有恒產士有常精負耒橫經溫清定省安所事遊其偶有遊者不過賢勞王事耳故孝子行役而得以慎旃自勉至春秋戰國之世而士以遊名朝秦暮楚已有不遑言慎者矣然孔子曰遊必有方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則是遊亦未嘗不得慎也天變人窮最困者莫如四民之首饑來驅我急何能擇其尚能有方乎曳裾無門投筆安往其尚能囂囂乎於此之時而欲慎旃難矣且夫查子之遊豫章也鄱陽之

險不若洞庭之惡也洪都之近不若鬼方之遠也六月之暫不若數載之久也舊遊詞客往還唱和之樂不若蠻獠寇賊戰爭殺戮之慘也較之遊黔之役又似可以無慎而查子慕親之誠守身之孝每念不忘用名其集余於是而歎陟岵詩人何代茂有決不得以古今時地限也世衰學喪風雅道淪言宋言唐言魏言漢紛紛聚訟之徒類皆飲潘拾唾正如家僮路乞各張勢豪所有以相矜詡而不自知其妻孥安在彼豈不聞虞廷言志之說哉勢利薰溺情性銷亡隻句單詞譁世取寵自謂言志而其實無志之可言也得查子慎旃之意而振之登山臨水感時咏物吊往驚離無往而非不忘其親之

心所寓楊用修謂詩須有爲而作蓋自三百篇而降屈大夫陶彭澤杜工部千古俱有同旨寧謂風雅一道不可自此而復續乎彼區區以韓歐蘇陸之間擬之者猶皮相矣余病留京邸因懷岵岵之望不欲受人牢籠間或自鳴其酸苦遇塵堆糞壤之人輒秘不使見唯查子與一二故交至始出與誦之暑退秋來襍被南返查子過別索序此編長吟低諷慨然喜其與余有合也易曰同聲相應余其能無言哉同學弟鄭梁題於燕京旅次

